

## 潜室笱记

### 序

先王父于乡荐后，淡营求，谢仕进，惟以著述自娱，治身心性命事，天根月窟，探讨有底蕴，浅学者逡巡门外焉。不肖承祖辈，幼服家训，颇知笃志力于行，趋庭闻诗礼。时见先大人手录遗书，悉先王父明心性、翼经传、为理学家沿源泝流语。学醇于韩董，功茂于程朱，所扬其纰而酬其粕者，非仅象山阳明诺人已也。劄记一书，又系先王父于顺积楼侧构潜室，励学廿年，凡有所得，悉撮志之。粹词温语，片玉含辉，偶句只言，寸金肆彩。要其大旨，大抵为读书君子修身心、谋理道之一助。其唤醒愚蒙处，又不啻清夜弘钟，醒人迷梦，凡有一线天聪，阅是书未有不竦然知警，惕惕焉谨人禽之别者。岂果骇世俗之说乎？亦至理不没于人心耳。岁乙巳承祖奉简命特授上元邑，邑金陵首善区也，其中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得者不乏人，间以先王父诸著述相商质，咸知所许可。方幸书人梓匠，萃处都城，不难悉所有刊之，为窀穸增光，奈萧然琴鹤外无余物，清贫视家居如一，安所得梨枣资为先人著作费。不获已，仅以潜室劄记上下二卷付之梓，为其廉于价、省于工也。然而先王父梯航后学之苦心，谅可于此一书窥大槩矣。窃思士君子从事简编，俨然自命为儒者，乃于理蕴中未知钩索，内之不能为一己立心，外之不知为万物立命，徒以雕虫小技弋取浮名，一旦纒青垂紫，茫然不问利济经纶从何措手，岂不为儒林中一大罪人，为天地间一大顽物？承祖不敏，素疏拓于世故，祇知澹泊自甘，凡所措设，一惟以天地祖宗鉴临为念，务炯炯然不昧此灵明，坦坦焉祛羞于衾影已焉。其有得于是书之指引，与无得于是书之陶镕，均未敢自知。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坠我家声，愿焉滋惧云尔。孙男承祖敬识

潜室劄记 祁州 刁包着

卷上

孔子天地也，朱子日月也，二程子嗣天地而开日月之先者也。非天地则日月无安顿处，非日月则天地亦何以灿然于天下万世哉。

今之学道者，须自梁溪登考亭，自考亭登尼山，纔不差却路径。

仁义礼智之德，配乎元亨利贞，故曰天德。教养刑赏之道，根乎仁义礼智，故曰王道。

远而言之，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，须是件件处置停妥，纔了却一身事情。奈权柄不到手，则亦莫如之何也已矣。近而言之，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，仔细检点起来，大段不可人意，则亦莫如之何也已矣。然而委之权柄

不到手，可乎？

若立朝须是要做直臣，若牧民须是要做循吏。今居家居乡，却不曾感动的一人，虽日夜为学，果何用？

春秋于鲁君见弑，只书公薨，个中用意甚妙，胡传可谓传神；再取孔子对陈司败一章，两相参看，其意愈觉分明，而圣人气象亦从此见得。程子曰：学者不学圣人则已，欲举之，须熟玩圣人之气象。我辈从此处玩味起来，然后推之以及其余，则几矣。

学者须是小心把心来收敛在方寸间，不着驰骛了些子，是谓小心。否则大，又须是大心。把天地万物都汇归在心里，不着遮蔽了些子，是谓大心。否则小。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，亦未有不小而能小者也。

言欲谨，以不及人之过失为第一义。不非其大夫，尤为紧要。

视时心在目上，听时心在耳上，言时心在口上，动时心在几上。不视不听不言不动，心只在心上。如是则四者一一合礼，而无非凡之可乘矣。或曰：心为主，而四者奉命焉，不亦可乎？曰：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。夫我则不能。

朱子曰：四子，六经之阶梯也。近思录，四子之阶梯也。余极佩服此言，涇阳顾先生又续以一言曰：小学，近思录之阶梯也。善哉！此当与朱子之言并炳日星，学者不可只作寻常话头看过。

或曰：心如何只在心上？曰：须用书册收摄他，或做文写字亦好。若一意把捉，究竟无用。

顾涇阳推朱子三大功，而不及集注，非也。余谓朱子之功，当推集注为第一。小学、近思录次之，纲目又次之。太极图、西铭批注，直与三大功鼎立，未易轩轻也。

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灭绝者，六经四子之力也。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实耳，若实能有六经四子，则小学近思录纲目一时并兴，而天地位而万物育矣。

人不知而不愠，未能也。以愠为忿而惩之，久之渐觉心旷，则不愠矣。不见是而无闷，未能也。以闷为己而克之，久之渐觉神怡，则无闷矣。

涇阳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极为元功，则子静力诋无极，比诸老氏，可不谓过乎？既知朱子与孔子同为万世师，直配享孔庙，则阳明诬以支离，比诸杨墨，可不谓过乎？明于朱子之功、陆王之过，然后正闰异同之辨，可得而言矣。

涇阳先生曰：性即理也，恐人诬认气质之性为性也。心即理也，恐人诬认血气之心为心也。余请续以一言，曰：天即理也，恐人诬认形气之天为天也。

涇阳引南华经，直与虞书人心道心二语并称，是何道理？甚哉，一言不可不慎也！

古之人虽卓尔自立，尚不肯轻以权许之。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为权。视汉

儒所谓反经合道者，抑又下矣。

一时行止，千秋荣辱，如之何其可忽也！曰：若是其重与？曰：殆有甚焉！圣狂之界，人禽之关也。

无欲之谓静，无妄之谓诚，主一无适之谓敬。此吾儒之所谓无，异乎二氏之无矣。

周元公似颜子，请从纯粹处学之；张明公似曾子，请从艰苦处学之；程纯公似子思，请从精微处学之；程正公似孟子，请从严毅处学之。

纯粹和平整齐严肃八字，一时不可忘却。

许鲁斋于小学一书，信之如神明，敬之如父母。余于近思录亦然。

性者志学之源头也，源头不了，当学从何处着力？故涇阳曰：惟知性然后可与言学。学者，尽性之路头也。路头不真，正性从何处得力？故涇阳曰：惟知学然后可与言性。

惟知性然后可与言学，此句从近思录第一卷悟来。惟知学然后可与言性，此句从近思录第二卷悟来。

文章之士，自谓力学，而不可与言学，以其未尝知性也；佛老之家，自谓见性，而不可与言性，以其未尝知学也。

地平天成，万世永赖，惟孔子足以当之，元公然乎哉；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，惟孟子足以当之，文成然乎哉。规模有大小，识见有偏全，平心衡量，当自得之，涇阳之言其过矣。

顾季时在仪部，拟疏请周子朱子配享孔庙，诚为快举。惟是二程不与焉，则非余之所敢知矣。此疏虽上，度不能行，以其别二程于周朱，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。

或曰：圣人之言，恐不可以浅近看他。正公曰：圣人之言自有近处，自有远处，自有浅近处，怎生强要凿教深远的？善哉言乎，可谓万世读四子之法程矣！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自是为世间一等含糊鹤突人下药。阅周海门语录云：突然说起，旨元机峻，待人领略后来。孟子之思，濂溪之寻，延平之观，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处。呜呼，是非所谓近处强要凿教深远者耶？如此看书，孔孟之言尽成悬幻，使后学茫无着眼处，其为吾道之蠹，岂浅鲜哉！

独对时能无胡思乱想否？其御之，御之当如御寇；共对时能无胡言乱语否？其防之，防之当如防川。虽然，御其外矣，而无以清其内；防其流矣，而无以杜其源，恐御寇防川亦徒劳罔功耳。

纯公云：自舜发于畎亩之中，至孙叔敖举于海，若要熟，也须从这里过。予也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人之情伪，尽知之矣。可谓从这里一过，而学不加进，德业无闻，熟与否，每引古镜一照，殊觉面目难施。

涇阳谓二程未足以尽，元公过矣。明道之去孔子及颜孟千有余岁也，而描写其气象，各各如画，岂其越数代如同室者；于元公，反覩面而失之乎？必不然矣。叔子之识不减伯子，其亦可类推而知也夫。

念台刘先生为儒，醇乎其醇者也。考其语类，亦袭无善之说，所谓习矣而不察焉，非欤？高、顾、冯诸君子，生平同心一德，相与讲明斯道，其于无善之说，盖尝深非而力斥之矣。岂其未之前闻耶？抑胸有成见，虽言犹在耳，而不之信耶？此则非余之所敢知也。

读太极图，识性之原焉；读西铭，识性之量焉；读定性书，识性之体焉；读颜子好学论，识性之所以复焉；读敬斋箴，识性之所以养焉。自孔孟歿而圣学晦，上下千四百年，未见性者，是以未见道者。至五篇文字出，然后天之所以命人，与人之所以合天者，一一描出而无复余蕴，使学者确然有所持循矣。

浑身是性，刻刻要复他；满目是易，件件要用他。不见易不可与言性，不见性不可与言易，故曰：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

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，此王介甫之政事也；真为性命人，被恶名埋没，一世不得出头，亦无分毫挂带，此王龙溪之道学也。上下二王，其有殊途同归者耶。嗟乎，介甫之政事，仅足以祸宋；龙溪之道学，且将贻祸于天下万世。言之不可不惧也如是哉！

朱子之教学者，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。景逸先生益之曰：静坐以思所读之书，读书以考所思之要。余不揣又益之曰：静坐以思所读之书与禅学之寂灭异矣，庶几日有所得，而不至于殆；读书以考所思之要与俗学之记诵异矣，庶几日有所得，而不至于罔。然则孔朱之教，岂有异指耶？阳明愿学孔子者也而力诋朱，吾不知之矣。

所谓学者，性焉而已矣；所谓性者，理焉而已矣。穷理以尽性，然后为学。

释氏以心为性，老子以气为性，众人以情为性，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。圣人则不然，以性尽心，故心为精义入神之心；以性养气，故气为配义与道之气；以性摄情，故情为胞民与物之情。

欲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，宗朱所以宗孔也。锐意宗孔而不宗朱，非真能宗孔者也。

读曲礼上下，而不能修身者，吾不谓之学礼也。读周召二南，而不能齐家者，吾不谓之学诗也。读尧舜二典，而不能治国者，吾不谓之学书也。

吾日三省吾身：心有妄想与否，言有妄发与否，事有妄做与否。

孔明、曾子，大贤也。孔明卧隆中，非三聘不出，既而鱼水投欢，鞠躬尽

瘁，惓惓乎以汉贼不两立、王业不偏安为念，看他是何等胸次！曾子一生强勉，铢铢而积之，寸寸而累之，卒传大学十义，以惠天下后世，原其得力处，要在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三句，看他是何等功夫！

曾子天分未能大过人，而潜心圣道，吃尽多少辛苦，纔了悟到一贯处。有志圣学者，三道以学其容貌、辞气、颜色，三省以学其谋人、交友、传师，养志以学其事亲，敬身以学其全父母之遗体，直养自反之缩，以学其大勇。绳趋矩步，何多让焉？

知爱知敬，自然之良知也，须以推广为致；知食知色，人欲之良知也，须以节检为致。良知同，而所以致之者异，不可不察也。

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以此为良知是也。然而舜之父母应何如爱？闵子之父母应何如爱？申生、伯奇之父母应何如爱？此四人者，良知非不同，而或为圣人之孝，或为贤人之孝，或不圣不贤而杀身以贼孝，何也？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，以此为良知是也，然而周公之兄弟应何如敬？司马牛之兄弟应何如敬？公子伋公子寿之兄弟应何如敬？此四人者，良知非不同，而或为圣人之友，或为贤人之友，或不圣不贤而杀身以贼友，何也？舜与周公，皆明于庶物者也；闵子司马牛，则得圣贤为师友，夙嫻格物之训者也；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寿，助无师无友而不学，未尝格物以致其知者也。假使四人者与闵子司马牛同门，岂至身陷大恶也哉？格物不格物之相去远矣。

志孔明之所志，当从二表志去。学会子之所学，当从十传学来。

圣人教人，只说下学人事，而天理自在其中。二氏专言上达天理，而不及人事，天下岂有人事外之天理哉？

圣贤之书，原为天下后世谋身心也。而天下后世读圣贤书者，只取以资其笔舌，与身心全无干涉，辜负垂训立教之意多矣！

四书者，吾人之布帛粟菽，不可一日无者也。使非考亭为之注，谁知其为古今第一要典也？虽然，考亭注四书，盖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见诸行也。今之学者，类言遵朱矣，遵之训诂而为文，非遵之以步趋而为人也。然则四书之行于世，为古今第一要典，亦徒以其名焉云尔，有能信其为布帛而衣被之、信其为菽粟而饮食之者乎？我未之见也。

自古言治道者，莫备于书。窃意不迩声色、不殖货利两言，其源本也；好问则裕、自用则小两言，其枢要也。明乎四言而力行之，其于治道也何有？

敬之一字，千古传心之要典也，其说详于书而着于礼。余谓易与诗亦然，何也？干之九三曰：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，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纲领也，进而求焉，敬以直内敬慎不败，皆此义也。雅之文曰：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，此三百篇之纲领也，进而求焉，敬之敬之于缉熙敬止，皆此义也。若曰详于

书礼而略于易诗，当不其然。

君子亦未尝无利心，但名节念重，是以舍利而即义，盖所见分明，故所守牢固也。小人亦未尝无义心，但身家念重，是以舍义而即利，盖所见含糊，而所守濡忍也。[此言君子小人义利之心]

君子以道义为性而正其情，小人以货利为情而伤其性。君子之心不胜其小，而器量函盖一世；小人之心不胜其大，而志意拘守一膜。

君子时时戒慎，惟恐有拂于天理；小人事事张皇，惟恐有拂于人欲。

在人身上都有一个太极，圣人全焉，贤人勉焉。若愚者，则冒昧而不知为何物矣。

朱子曰：太极图一圈便是一画，只是撒开了引教长一画。窃意伏羲一画，原是直的，直则无回曲，古若今万物万事都贯彻的去，未有遗乎其外者也。撒开了教长一画，便是圆的，圆则无剩漏，古若今万物万事，都包括的去，未有遗乎其内者也。直的也是这一画，圆的也是这一画，非有两画也。

离阴阳无所谓太极也，离太极亦无所谓阴阳，不即不离之间太极在焉。此朱子说太极最吃紧处。我辈正不必向古圣问太极也，冥心而会之，反身而求之，跃跃参前矣。

只是一个太极，上极于天，下极于地，中极于人，无之而不在也。昼夜存养，昼夜省察，但使此心无时不在腔子里，则心为太极之心；但使此身无处不在天理上，则身为太极之身。身心浑然一太极，真与天地合德矣。

论学便是要明理，格物之谓也。论治便须识体，修身之谓也。格物者以知心知性为先务，心即理也，性即理也。明乎心性，而后可以言明理也。修身者以动容貌、出辞气、正颜色为要图，暴慢鄙倍远而信近，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，治道所由立，治法所由施也。

阳明师弟动云颜子没而圣学亡，夫颜子没而圣人之学在曾子，曾子没而圣人之学在子思，子思没而圣人之学在孟子，胡为其亡也？

文公说书，以理会圣人立言之旨为主，即偶有不合圣人之旨处，却无不合圣人之理处。文成及慈湖龙溪诸公，往往不得圣人之理，又安望其得圣人之旨哉？

存心谨言之道，一言以蔽之，曰定其心而后语。

孔孟之道，至程朱而明；程朱之道，至文成而晦。学者有志斯道，须去其所以晦程朱者，而后得其所明孔孟者。不然含糊两可，终无入处。

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告颜子，此虞庭十六字嫡传也。克己者，克去其人心也；复礼者，复还其道心也。人心克而道心复，则无不精、无不一也。惟精惟一，是仁者纯粹不杂、贞固不贰之本体也。允执厥中，执此而已矣。

或曰：圣人不轻言心，惟自叙其所学曰从心，嘉颜子之不违仁曰其心。此外无闻焉。曰：圣人不轻言心，善观圣人之言者，所言无非心也。试以子张问行一言观之：言忠信以心言也，行笃敬以心行也，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见其心于前也；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见其心于衡也。夫然后行州里蛮貊，莫不见吾心也。若夫言不忠信，则违其心而言矣；行不笃敬，则肆其心而行矣。圣人不轻言心，而所言无非心。善观者盍触类通之。

只见自家不是，不见他人不是，君子也。只见他人不是，不见自家不是，小人也。

尝试反之一己，心者，身之天也；身者，心之地也。心载身，身载心，一己之天地也。心正而身修，一己之天地位也。五脏六腑四肢百骸，一己之万物也，内而七情各当其则，外而九窍各举其职，一己之万物育也。尝试近视一家，有严君焉，有慈母焉，一家之天地也；膝下承欢，父母其顺，一家之天地位也；自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堂室田园禽兽花木诸般器用之类，一家之万物也。一切偕之大道，莫不有以尽其性、协其情而时措咸宜，一家之万物育也。我辈有志圣贤之道，正从此处见得。若曰位天地、育万物非吾事也，岂其然？岂其然？

日知其所亡，格物也；月无忘其所能，物格也。可谓好学也已，可谓格物而物格也已。

格物者多学而识，物格者一以贯之。

天地正气，大率为利名二字坏尽，反躬内省，果此一无系累，纔是真丈夫。

以心发言，言斯不妄矣；以言印心，心斯不放矣。二者交摄互益，易谓忠信以进德，修辞立诚以居业者，俱于斯焉得之矣。

张子曰：学至不尤人，学之至也。薛子曰：学至不责人，则其德进矣。不尤人，又何责人之有？不责人，又何尤人之有？文清之言原本横渠，吾辈读之，窃以自愧，又窃以自勉也。

子谓颜渊曰：惟我与尔有是夫。又曰：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正所谓不见是而无闷者也。

遯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胸中饶有自得处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非甘心枯寂一流也。

吾心时时要整齐，不敢些子怠慢，这便是礼。吾心时时要和平，不敢些子躁戾，这便是乐。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也与哉，礼乐不可斯须去心也。

吴康斋曰：心是活物，涵养不熟，不免摇动。这时时安顿在书上，庶不为外物所胜。梁溪先生曰：安顿二字大有害，儒者不彻性由此。信然哉，盖安顿

工夫，于本体自然处尚隔一层，是以梁溪云云。然在初学者，似亦无妨。先生不云乎？初入之心，妄念胶结，若不安顿，如何便会浑合？或勉强而行之，须索如此。

孔颜之乐有二种：胸中无物则乐，胸中有得则乐。惟无物而后能有得，惟有得而后能无物。二者相因，而其为受用也，则一而已矣。

泰州辈厌薄闻见，至谓六经亦可废，何异于舍布帛而求其暖，舍菽粟而求其饱乎？其不至于冻馁而殒命者几希。知仁勇三达德，缺一不可。何也？人而不知，是非当前，一切判断不开，这是混帐；人而不仁，私欲满腔，视同体如胡越，定要刻薄起来；人而不勇，终日委靡，没个希圣希贤的志气，如何会长进？大都这三德，原是天与我的，少了一件，便把那两件也连累了，岂不是德之贼，岂不辜负在天地间做个人？

博我以文，从性之着见处诱之也，以言乎远，则不御也；约我以礼，从性之凝固处诱之也，以言乎迩，则静而正也。此孔子所以教，而颜子所以学也。

天下之治也，理教昌明，为君子者在上位，为小人者在下位，小人耻其下，而以功名矢志，亦将勉力为君子。天下之乱也，理教晦昧，为小人者在上位，为君子者在下位，君子耻其下，而以富贵动心，亦将失身为小人。

君子之富贵，所以崇广德业也，故孜孜焉进修而不足。小人之富贵，所以跨跃闾里也，故盈盈焉温饱而有余。

乐经吾不得而见之矣，故六经虚其一而称五，此六经一大缺典也。虽然，有四子之书在，粹然自成一家，合而成六，谁曰不宜？后儒又从而附益之，至有十三经，于是乎加多矣。窃意孝经而外，若左氏，若公羊，若谷梁，若尔雅，恐俱不得以经名也。甚至二氏之书，纷见迭出，俨然以经自居，其为僭窃也甚矣。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朝廷之名器且然，而况于圣贤之名器乎！声其僭窃，一举而改正之，伊谁之任与！文清先生曰：大圣人作，予将有厚望焉。

论人于战国，吾必以鲁仲连为巨擘焉。仲连之辞富贵、甘贫贱也，曰轻世肆志。此四字者，如何当的他起？假使权柄到手，恐误天下苍生矣。呜呼，不知学之弊，至此哉！

朱子立主敬三法，高子从而先后之。上蔡常惺惺，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，总之以伊川整齐严肃为入门。整齐严肃，从衣冠瞻视上见得，功夫似在外面，而其实则本之于心也。何也？整者此心无敢散乱也，齐者此心无敢参差也，严者此心无敢宽放也，肃者此心无敢怠慢也。分之则四，合之则一而已矣。所谓敬也，上蔡之惺惺，和靖之收敛，一以贯之矣。

吾于高子遗书，尊之如天地，亲之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，吾师乎，吾师乎



！由孔子而来，见而知之者，得四人焉：颜曾思孟是也；闻而知之者，得五人焉：周程张朱是也；以闻知上遯见知，使孔子之道灿然复明于世者，于今又得高子其人，故予尝有语云，早岁服膺惟庭训，晚年北面在梁溪，盖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。

老子阴符经，从未睹全书，只于薛子读书录中得其一二。薛子述程子之言曰：老子甚杂，如阴符经却不杂。及阅之，杂甚，且多怪诞不经之语，如以仁义礼智信为五贼，及天地万物之盗之类，是何话说？薛子录之，殊不可晓。

孔子以四勿教颜子，而老子言三勿，曰：耳、目、口，天下之三要也。此其言之近理者。惟是少却一物，所动一差，并视、听、言亦未能皆合于理矣。乌所语于克己之功乎？

许鲁斋曰：责己者可以成人之善，责人者适以成己之恶。此言是身心良剂，我辈宜时时刻刻服之。

薛子曰：一念之欲不能制，而祸流于滔天。余曰：一时之怒不能制，而祸流于滔天。

薛文清极力推许鲁斋，犹王文成极力推陆象山也。各以其学之所近者言之，故见瑜而不见瑕。毕竟是格物未到至极处。

人心惟危，则道心惟安矣。道心惟微，则人心惟显矣。显者省察而自克之，安者优游而自得之。则人心皆道心，浑然为一，无所分别矣。

文清先生曰：大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，沛然莫之能御也，是即感而通天下之故也。予谓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。岂非为寂然不动传神乎？合孟子一节，恰好是系辞两句之义。

养气者自无暴其气始，然必喜怒哀乐发皆中节，而后可言无暴。何也？喜怒哀乐，气之验也。

言语轻浮浅露无涵蓄，躁率急遽无伦序，皆所以暴其气也。养气者须沈潜和缓始得。

文清先生曰：忠臣事君，视天下犹一家，非为身谋也。余谓不特事君为然，虽隐居乡里，视天下犹一身，非为家谋也。又曰：圣贤之言皆平易易知，后儒有作禅语以见于文辞者，虽曰明理，失平易之意矣。余谓：作禅语以见于文辞者，便是理不明，岂特失平易之意哉？

汉末诸贤，天资甚高，极力砥躬砺行，但于道学一路，未有理会处，故不免沦胥以亡。惜哉！若使得程朱为师友，或免于难。其所以进德修业者，度亦不至如当年而遂已也。

梁溪之于河津，犹颜子之于曾子也。

梁溪先生课程，每夜卧不解衣，乍醒即起。余未能也，解衣而卧，纔醒便

默记一日所读之书，或思索义理。有所得，即于次日记之，觉得此心在腔子里。但不能常耳。

薛文清先生读书录，蔡文庄先生四书蒙引，才是圣门格物，功夫卓绝。诸儒孰得而加诸？

一念不妄起，一言不妄发，一事不妄做，一人不妄与。书此甫毕，阅读书录文清先生语云：一言不可妄发，一事不可妄动，与予中间二句全合。此心之同然如此哉！

杨龟山曰：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余谓：人性上不容减一物。仁义礼智天理也，富贵功名人欲也，仁义礼智中，稍以富贵功名之念容之，天理流为人欲；富贵功名中纯以仁义礼智之意行之，人欲转为天理。

几善恶都从念头上见得，念头纔动，便须查考：某是善，即引伸之使日长；某是恶，即遏绝之使日消。所谓知几之学也。

书曰：无教逸欲有邦。余引伸之曰：无教逸欲有家，无教逸欲有身。

无轻日用惟难，无安屋漏惟危。

人皆知奉承此身，而不知奉承此心。如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衣服饮食器用玩好之类，皆所以奉承此身也。目不敢妄视、耳不敢妄听、手足不敢妄持行，懍懍焉如对上帝、如临师保，皆所以奉承此心也。奉承此心者无不至，则不宫室而美，不妻妾而欢，不膏粱而腴，不文绣而华，不彝鼎金玉而随取辄给。凡所以奉承此身者，无不至矣。

人之吉与凶，征诸言。躁其言，人未有能吉者也；言之切与否，征诸气。暴其气，言未有能切者也。

文清曰：性也者，其小学之枢纽也与。余谓：性也者，其大学之枢纽也与。岂特大学然哉？自论语中庸孟子以遍观六经而尽识，皆此物此志也。

文清曰：顽不仁也，有以订之则仁矣。西铭一篇，皆勉人为仁之意。余曰：愚不知也，有以砭之则知矣。东铭一篇，皆勉人为知之意。

文清曰：人之动静语默寤寐，皆易也。尝试反躬而求之，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寤一寐，其对待之易乎？所谓交易为体也。动而静静而动，语而默默而语，寤而寐寐而寤，循环无端，其流行之易乎？所谓变易为用也。动静必以礼，语默必以义，寤寐必以敬，则太极之理真实在我，而浑身于是乎见易矣。

允执厥中一言，万世心学之宗，亦万世经学之宗也。如易只是要刚柔得中，书只是要政事得中，诗只是要性情得中，礼只是要名分得中，春秋只是要赏罚得中。中之一字，便该尽五经大义矣。

永乐二年，饶州处士朱友季诣阙，献所著书，专诋毁周程张朱之说。上览而怒曰：此儒之贼也。特遣行人押友季还饶州，令有司声罪杖遣，悉焚其所著

书，曰毋误后人。息邪说、放淫辞，此三代后王者第一盛举，有功吾道大矣。尔公张氏独微示不满之意，且惓惓焉，惜其书之无存也。意者欲自为地乎？阅其四书大全辨，恐亦有拾友季余唾处。

秦焚诗书，学问一道扫地矣；继以汉高嫚骂，故开国之初，知学者绝少。历文景间，文学之士始稍稍出，贾谊之文博大昌明，而或失则浮；晁错之文典雅精练，而或失则刻。以言乎知道，均未也。至董子出，然后知道之大原出于天，纔说性，纔说命，是吾道一大开山也。故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是董子之学度越诸子处。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咸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，是董子之教度越诸子处。由周迄宋，可与适道者得三人焉：文清推昌黎，文成推河汾。然河汾以西方之教为圣人，昌黎以墨翟臧孙辰与孔子并称，要之醇正不杂，俱逊广川一席也。

君子修之吉，蔽以戒慎恐惧四字，说的恁地严重；小人悖之凶，蔽以放僻邪侈四字，说的恁地丑恶。似乎霄壤悬殊矣。岂知一不戒慎恐惧，便做到放僻邪侈；要免放僻邪侈，须是戒慎恐惧。出此入彼，中间更无站立处。避凶趋吉者慎之哉！

今人讲天文，都在躔度上推算，余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这便是孔子的天文。今人讲地理，都在疆域上查考，余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这便是孔子的地理。把两大象实体到身上来，即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也，区区讖纬阴阳之术云乎哉？

二氏专言空，吾儒亦岂讳言空？但吾儒所空者欲也，二氏所空者理也。空其欲则人欲净尽，而天理盎然现前，性命皆归实地；空其理则枯槁寂灭，生意索然，空而顽矣。然则天理流行活活泼泼，如何可空？

昼间功夫在言语上查考，言语不慎密，吾心未有能存者也；夜间功夫在梦寐上查考，梦寐不真正，吾心未有能存者也。昼夜孜孜，只是要保护这一个心。然心不是悬空守的，须要时时读书，纔得翕聚；书又不是草率读的，须要时时静坐，纔得沈潜。静坐以读书，读书以存心，心存而昼间言语自然慎密，夜间梦寐自然真正矣。

梁溪先生言：功夫以择执二字尽之，曰无一毫搀和之为择，无一毫渗漏之为执。予今日：惟时时刻刻觉其搀和渗漏而已，如此方是真功夫。愚谓从功夫觅本体，以心之虚灵二字尽之，无一物填塞之谓虚，无一物遮蔽之谓灵。予今日：惟时时刻刻觉其填塞遮蔽而已，不知何日可见本体也。

舍程朱经验良方而自制金针，自矜妙诀，律所谓违本方，杀人者也。

梁溪先生曰：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阐明殆尽，学孔子而不由程朱，是入室而不由户也。愚谓：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阐明殆尽，学程朱而不由高子，是入室而

不由户也。

梁溪于端文为后生观其答格物诸书，直舒胸臆，罄所欲言。端文亦欣然受之，不少芥蒂。如此正见两公高明光大处，我辈相与若无这段意思，便不成朋友，并不成学问。

儒者言无物，又言有物，何也？无物之物，指人欲言也，梁溪曰：所谓人欲，亦岂独声色势利？只服食器用纔有牵恋处，皆是也。须是克己闲邪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然后本色豁露，无少污染。故曰无物。有物之物，指天理言也，白沙曰：静中养出个端倪，方有商量处。端倪者，跃然于方寸，了然于日用，不言而喻者也。须是存心养气，发见的活活泼泼，然后本性凝成，无少渗漏，故曰有物。惟无物所以能有物，惟有物所以能无物，盖合一而交资也。

性之一字，彷彿似有所见，尚未是其头面。惟时时静坐读书，以庶几一日之遇云尔。

易有太极，心有太极，不见吾心之太极，则无以见易也。

寻常思维，将太极来做我身的骨子，则阴阳动静必有与时咸宜者矣。梁溪先生却不然，其言曰：吾辈学问，以藐尔六尺为太极作个骨子，则阴阳动静又不足言也。余所言是后天而奉天时，先生所言，直是先天而天弗违。看他何等眼界，何等愿力！

梁溪先生曰：恶念易除，杂念难除。今试内省此心，易除者果是除了，难除者毕竟未之除也。

梁溪述少墟之言曰：内存戒慎恐惧，外守规矩准绳。二语当终身行之。余谓内存戒慎恐惧便是敬以直内，外守规矩准绳便是义以方外，终身行同人之言也与哉，终身行坤之六二也。

君子守身之道三：一曰言语不苟，一曰取与不苟，一曰出处不苟。

昼之所读，夜必思之。夜之所得，昼必书之。昼不读则夜无所思，夜不思则昼无所书。无所思，则正念弛而私欲生矣；无所书，则正功废而宴安成矣。私欲生于内，宴安成于外，则身心日污坏，而性命日沦丧。此岂等闲事，而可不惕然深省乎？

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，故从来称心者必曰君，身有五官百骸，皆一心之服役也，有臣道焉。心牵于物，则纷乱杂扰，不能为官骸之主宰，而心为昏君；五官百骸各牵于物，则陷溺汨没，不肯为心之服役，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。外以察吾君臣大义何存何亡，不可逃也，吾惟日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者而已；内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，不可忽也，吾惟日尽吾性命之所当为者而已。

回想向来病痛，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人之田原不要芸，我强要芸之，究竟无下手处，是以人之田未必治，而已之田荒芜甚矣。自兹以往，务要把

那根莠荆棘一切斩除了，将一片田地修治的干干净净，布以嘉种，朝夕灌溉滋培，生生不已，万宝告成，庶不负我祖宗基业耳。

读书非占毕，求复吾性焉耳；静坐非禅定，求见吾性焉尔。性何以复？由失而得也；性何以见？由昧而明也。失而得、昧而明，则气质变化，而天地之性盎然现前矣。

梁溪先生曰：世局如此，正是玉成，不可不知也。信然哉！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，须将天地间第一件事，以只身挺然担荷其间，万万莫要失了脚，万万莫要脱了肩，好好的交与那个人，方不负彼苍玉成之意。

文清曰：爰流为淫，溺仁之过也。余则曰：不仁之过也。盖淫溺之爱，全是一团私心了，如何说得仁？

以系恋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，余曰未然。既曰道矣，岂有系恋，亦岂有私恩乎？

治天下者在得人，固矣。余谓治身心亦然。学者屏弃外物，孜孜然用其力于身若心也，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，有日损无日益矣；无已，姑借憎疾之人诽谤之口以自励，可乎？畏其人察其言，反观内省，务求改过以自新，彼憎疾而诽谤之者，何必非良朋好友也？

于人也无问贵贱，于事也无问大小，于地也无问明暗，于时也无问久暂，皆当提醒此心，而不敢萌怠慢之意，久之自行得处。

心诚色温，气和辞婉。此八字者不可顷刻忘也。

寿亲一举而四方垂存，自公卿以至布衣，未识面而来者指不胜屈也。余不肖，何德以堪之哉？图报无能，惟有益孜孜于身心性命之学而已。

敬以直内，心乎道也；义以方外，身乎道也。心乎道，道凝其心也；身乎道，道淑其身也。内凝其心而身益淑，外淑其身而心益凝，此之谓内外交相养者也。

心以不动为主者也，而反曰动心，盖震动其心，使之有所警惕，而不敢即安，庶可不沦于冥顽也；性以不忍为主者也，而反曰忍性，盖坚忍其性，使之有所创艾，而罔敢或易，庶可不囿于气质也。故孟子曰：增益其所不能。薛子曰：则日新矣，然则动心者，正所以不动其心也；忍性者，正所以不忍其性也。

每日外考吾所言，字字句句务期核实而后已。实矣，若未能有行焉，虽实言亦虚也。每日内省吾所知，事事物物务期认真而后已，真矣，若未能有行焉，虽真知亦假也。虚者实之，假者真之，吾其可以日进有功也夫！

我行其野，适当立冬前二日，利于是终，贞于是始矣。仰观俯察，满目皆肃杀景象，使人怆然。然天地一团生意，却都收藏在里面，翕聚者正其发散者

也，专一者正其直遂者也。因而内省吾心，翕聚乎否也，专一乎否也。不翕聚不专一，吾心一团生意，与天地悬隔矣。天道方以利终，而吾心无所谓义；天道方以贞始，而吾心无所谓知，天命之性安在？此不可以不勉也。

梁溪先生曰：财色二字，一落脚便是禽兽。读之悚然危惧。又曰：圣门之学主于求仁，人心常收敛则常仁矣。只此二句，道尽吾辈本体功夫。学者要觅本体，须从此觅；要做功夫，须从此做。

陈惕龙先生曰：一生三事：一事收心、一事慎行、一事守口；一日三分：一分应物、一分静坐、一分读书。只此一联，说尽希贤希圣希天功夫，此外若添一件，便觉重复。此中若减一件，便觉欠缺。无添也，无减也，远而言之，终身毕世少他不得；近而言之，一时一刻少他不得。包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

每当临卧时，抚心自问曰：刁包，汝今年五十有八矣，德还不加进，业还不加修，将来作何结果？无乃甘心禽兽矣乎？今日话是如何说，心是如何求，书是如何读，事是如何应付，逐件查考起来。若一件不着实去做，仰便愧天，俯便忤人，次早清晨，在我先府君、先梁溪夫子前叩头服罪，务求改过自新。

汉高祖贵为天子，过赵一箕踞，遂来贯高之谋，几至杀身亡天下。而况自天子以下者，可不敬与？然则希贤希圣是此敬，保身保家亦是此敬。

从古圣人，未有言格物者。言格物自孔门始，孟子七篇，皆格物之书，而于二字曾未着解。嗣是而后千四百年，茫然不知格物为何事。故虽有绝世文章、绝世德业，而律以圣人之学，槩乎其未有闻也。至程朱出，然后以易穷理二字释之，或详为训诂，或发为论议，莫不有以曲尽其义类，虽圣人复起，岂能易其言哉！又三百余年，姚江学兴，直以为善去恶四字了却此案，而格物之学晦矣。入手一差，便难得手。不百年，复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，首以表章格物为学，微辞奥义，如日中天，即谓程朱复生可也，即谓孔孟复生可也。噫，吾无间然矣！

无物不有，以性之充塞者言也；无时不然，以性之流行者言也。随时随物，莫不有以见吾性焉。斯真能格物者也。

书曰：小人怨汝詈汝，则皇自敬德，厥愆曰朕之愆，允若兹，不啻不敢含怒。此予三十年前书壁间以自勉者。近见文清读书亦录之，故再记于此。

孔子于易系辞曰穷理，于大学曰格物。程朱释格物曰穷理，以夫子之言发明夫子之言，故确不可易也。博而言之，万物有万物之理；约而言之，一物有一物之理。无巨细无精粗，皆有理，则皆在所当格也。

心即理也，故格物者格心；性即理也，故格物者格性；天即理也，故格物

者格天。心也性也天也，分言之则三，合言之则浑然一物也。推而极之，上下古今，何莫非此物，则何莫非此理也。故格物者一以贯之。

学圣人者，巧力二字缺一不可。然必以孔子为标的。若阳明之力，诂曰非孔子之力，但其教人处则未免省力耳。自古未见成圣人，圣人未见成说话，如何要省力？阳明之巧诂曰非孔子之巧，但其教人处则未免伤巧耳。大匠必有规矩，羿射必有彀率，如何可伤巧？

温公大贤也，生平不甚满孟子。阳明大儒也，生平不甚满朱子。二者病则一般。

为人作应付文字，须要满心奉承他，不是修辞立诚，不是忠信进德，是亦招损一端也。

使汲长儒游孔子之门，当是子路一流。使陶渊明游孔子之门，当自曾点一流。

梁溪先生曰：如某人见他极好，与人言之亦相入，但考之躬行，便内外不合，以是知虚见无益。余读之爽然自失，曰：先生其为我发蒙乎？夙昔反观，似有见地，且于先生之言无不入者；试考躬行内外合一否，奈何安于虚见，不勉勉于实地也。言念及此，无地可容矣。

偶然做的一事，原为义助起，既而熟思之，却是大不义所在。名则利人，实则害己。急急回头，庶无大悔。

日来反观内省，口内依旧说长道短，读书依旧操三歇五，应事依旧随行逐队，大不长进。急向我父师前叩头谢罪，万勿因循，甘此下流也。

先儒云：父母震怒，声色异常；人子祇栗危惧，思所以平格，不当指为性情所发而遂已也。此语原以喻天变，欲人修德正事反灾为祥也。然谨书屋漏，固可作事亲良箴矣。

孔子从心不踰矩之学，只凭一志字做去，故曰发愤忘食，正见其矢志处；曰乐以忘忧，正见其适志处；曰不知老之将至，正见其贞志处。及门中，惟以不惰许颜子，三月不违仁，其志立也。其余或日至或月至，则所志有间断矣。

孟子持志，阳明责志，正是顶门一针。后来人或为物欲牵引，或为科名汨没，惜哉！

朱子五岁读孝经，便书八字于其上，曰：若不如此便不成人。看他是何等志愿！

周子说希贤希圣，直说到希天处。莫高于天，故莫高于周子之志。

高子曰：人只有一个念头最可畏，即所谓独也。又曰：精察天理，令这念头只在兢业中行，即所谓慎独也。又曰：久之纯熟，此个念头都是天理，即所

谓矩也。虽七十方到此地位，其实吾辈纔志学，便奉此以周旋矣。但从心所欲，则究竟未可几及耳，故曰：吾辈安敢说大话也。

高子曰：所谓收回放心者，纔觉便已，更别无收。说的恁地见成，学者服膺此语，省却多少气力。

天之心不可见，于其生物有常见之。人心常提醒，使生理油然而成。则吾之心浑是仁，而心之仁浑是天矣。

高子问答书两卷，上卷大段言理学，粹然吾性吾命至宝。下卷大段言政事，蔼然吾君吾民良剂。至哉言乎，不作一时套语，不作一情面语，不作一假借语，直欲使天下学者尽跻圣贤之域、天下民生尽享康阜之乐而后已。自有书柬以来，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！

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此孔门教学定本也。孟子而后千四百年，一切从事于词章训诂之学，只浮慕得博我以文半截，至约我以礼便茫然矣。有宋周程张朱五夫子出，然后推其博文之诱，而一意穷理；推其约礼之诱，而一意居敬，举孔门所谓循循善诱之定本而着明之，殆无余蕴矣。又四百年，姚江良知直接江西顿悟，只坚守得约我以礼半截，语及博我以文，便以为影响、以为支离、厌弃而不屑道矣。幸高子崛起梁溪，以五夫子之穷理为孔门之博文，以五夫子之居敬为孔门之约礼，举濂洛关闽所谓服膺孔门之定本，表章而着明之，又岂有余蕴乎！夫人而无志于圣贤之道也则已，夫人而有志于圣贤之道也，断断乎当从高子入。

不读高子遗书，真是虚过一生。

高子曰：吾生平不以三公为荣，而以洁净二字为愿。然愿学先生者，学先生之所愿而已。先生愿洁净二字，岂非合身与心而为言乎？心挂一丝则其心不洁不净矣，身染一尘则其身不洁不净，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，所谓上天之载、无声无臭者，举在吾身、心中矣，夫然后可与言洁净矣。即洁净即精微，内观吾心一易之秘藏也，外观吾身一易之流行也，心也身也易也，一而已。此之谓真学易，此之谓真学高子。

高子曰：莫轻视此身，三才在此六尺；莫轻视此生，千古在此一日。反复此言，便觉有壁立万仞气象，然非曰讽咏其言而遂已。尝试进而求之：三才在此六尺，此六尺者，岂不巍然与天地同体乎？今夫天终日生、地终日成，吾于其中生成若何矣；今夫天地之生成在两间，而吾之生成在一心，心有所放失则不生，心有所缺欠则不成，不生不成，则此心顽空矣。吾惟孜孜求易简于干知坤能，强而不息，然后可与言生矣；厚而能载，然后可与言成矣。生生成成，即六尺即三才也。千古在此一日，此一日者，岂不悠然与古今同运乎？前而古终日往，后而今终日来，吾于其中往来若何矣；今夫古今之往来在二气，而



吾心之往来在一心，心有所系缚则不往，心有所障碍则不来，不往不来，则此心间断矣。吾惟日孜孜求符节于先圣后圣，考而不谬，然后可与言往矣；俟而不惑，然后可与言来矣。往往来来，即一日即千古也。

仁者人也，人者心也。天下未有离心之仁，则未有离仁之心。故高子曰：心本仁，如目本明、耳本聪，目本明而失其明焉则瞽，不可以为目也已；耳本聪而失其聪焉则聋，不可以为聪也已；心本仁而失其仁，则目虽明而心已瞽矣，耳虽聪而心已聋矣。聋瞽之心，尚可以为心乎哉？不可以为心，尚可以为入乎哉？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，则已怜之，而人亦共怜之；至于亡心，视亡耳亡目何如？乃已既瞽然，人亦相视为固然，其失轻重也抑甚矣！

程子曰：人只为此形体，便隔一层。除却形体，浑是天也。此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以言乎形体之无所障碍也，无所障碍则人体即天体矣。愚曰：人正为此形体，与天不隔一层。践却形体，浑是天也。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说也。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，以言乎形体之无所亏欠也，无所亏欠则人体即天体矣。内省吾身，耳目形也，其能明能聪，则耳目之性也。吾惟尽吾聪明之性，而耳目之形践矣；手足形也，其能恭能重，则手足之性也。吾惟尽吾恭重之性，而手足之形践矣；外省吾身，父子形也，其有亲，则父子之性也。吾惟尽吾亲之性，而父子之形践矣；君臣形也，其有义，则君臣之性也。吾惟尽吾义之性，而君臣之形践矣；兄弟朋友夫妇形也，其有序有信有别，则兄弟朋友夫妇之性也。吾惟尽吾序别信之性，而兄弟朋友夫妇之形践矣。践其形，然后可与言性也；尽其性，然后可与言形也。天命之谓性，赋性之谓形，践形之谓人。

天地间无一物而非阴阳也，则无一物而非太极。形形色色，盈眸而是也。天地间无一事而非阴阳也，则无一事而非太极，巨巨细细，盈眸而是也。天地间无一时而非阴阳也，则无一时而非太极，往往来来，盈眸而是也。此处放过，便是行不着、习不察、物自物、事自事、时自时，与吾无与也。此处果识得无一物而非太极，无一物而非心也，无一物而非心，而心有一物濡染，则非太极矣；无一事而非太极，无一事而非心也，无一事而非心，而心有一事系恋，则非太极矣；无一时而非太极，无一时而非心也，无一时而非心，而心有一时间断，则非太极矣。无濡染、无系恋、无间断之谓心，无濡染、无系恋、无间断之谓心之太极，无濡染、无系恋、无间断之谓太极之无极。吾儒只说太极，太极便无极。故孔子专言之，而周子统言之，非有二也。若二氏，只说无极，却遗了太极，是以谈元说妙，都在静里寻觅，至于动中纷至杂投，未免厌烦，遂思屏绝事物。不知事物如何屏绝得？惟有一一还他太极本色而已。

一日五件事：曰事母、曰课儿、曰著书、曰谨言、曰省场圃。五件事都合

并一字上去，曰敬。

古今道理都在四书里面，故薛文清公曰：四书不可一日不读。四书道理都在集注里面，故愚又曰：集注不可一日不读。读集注所以读四书也，于集注无所得，而漫言四书，说梦也；于四书无所得，而漫言古今道理，说梦也。

孔子于伯夷，曰古之贤人也。而孟子则以为圣之清；于柳下惠，曰臧文仲知其贤而不与立。而孟子则以为圣之和；周子于伊尹，曰大贤也。而孟子则以为圣之任。岂一人之身可贤可圣，固若是悬殊耶？非也。贤，希圣者也，贤而以大名，则几几乎圣矣。是故颜曾思孟俱称大贤，及其从祀孔庙，一则曰宗圣，一则曰述圣，一则曰亚圣，俨然配孔子，而迥异乎十贤。盖皇帝王以降，圣人不世出，天纵孔子出类拔萃，古今绝响矣。嗣此以往，或有媲美颜曾思孟者，则天下第一流也。以余观于周程张朱，殆其人与？五子俱称大贤，当以四子之例处之，此数百年旷典，而未之举也。愚尝从而私拟之曰，周元公见圣、程纯公悟圣、程正公修圣、张明公勉圣、朱文公会圣，以此言公诸天下万世，使学道者知宋五子即周四子。孔子而后此九人者，其弗可几及也已！

圣人著书，一言一药。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譬药之有补有泻也。在人视脉色而用之，文成法专于泻，而元气转虚；朱子补泻兼施，为药中王道。若之何其废之？文成学得之象山，朱子所熟闻深知，而不敢教，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发之蕴，必以敬修维持之，使持循规矩，犹得寡过。非知不及文成也。其虑深于文成也，而目之为影响，比之于杨墨，其可乎哉？

尧舜以来相传之道，孔子开而孟子继，非开则无以为继也，开之之功大于继。若夫颜子曾子子思，则同有功于继。孔子以来相传之道，程子开而朱子继，非继则无以为开也，继之之功大于开。若夫周子张子，则同有功于开。

孔子之后知言者，孟子而已。孟子之后知言者，程朱而已。程朱之后知言其谁哉？愚谓本乎程朱之言，以致其知者，知言也；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，非知言也。如此操券，岂有爽焉者乎？

检点日用，有两个念头不好：一则曰昏，昏，不明也，不明不敬也。敬则不昏，虽愚必明矣；一曰怠，怠不强也，不强不敬也，敬则不怠。虽柔必强也。

心不存则言不能无妄发，何谨之有？言不谨则心不能无外驰，何存之有？存心谨言，向来作两段工夫去做，由今验之，只是一事，非有二也。

存心时便以谨言为心，谨言时须是存其心而后言，两者打成一片，久则心无妄作，而发言自然中节矣。天即理也，此语最尽。尝试考诸圣贤之言，天命之谓性，命此理也；上天之载，载此理也；顾諟天之明命，顾諟此理也。四时行焉，此理行之也；百物生焉，此理生之也；尽其心、知其性所以知天也，知

此理也；存其心、养其性所以事天也，事此理也。乐天者乐其理之所以然也，畏天者畏其理之所当然也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，昭事此理也；不显亦临，奉此理也；无斁亦保，守此理也；日监在兹，不敢一刻昧此理也；我其夙夜畏天之威，不敢一刻慢此理也；敬天之怒，无敢戏豫，罔或恣肆于理之中也；敬天之渝，无敢驰驱，罔或放逸于理之外也。昊天曰明，昊天曰旦，言此理之光昭也；及尔游衍，言此理之充塞也。理之时义大矣哉！举目见理，举目见天也；举步见理，举步见天也。

### 潜室札记卷下

薛子曰：万物本于天，万事本于心。余谓：天者万物之心也，万物不得天以为心，则不生；心者万事之天也，万事不得心以为天，则不成。是故天与心生育万物之主宰，而成立万事之枢纽也。君子以天为心，即以心为天，而造化之理不出径寸，而得之矣。

以诚敬为纲，时时提掇的来；以义利公私为目，时时辨别的去。其庶乎。

昼夜思量：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么，极力承当，莫要丝毫辜负他，才好堂堂做个人。

君子夙夜惕励，似忧多于乐，须寻孔颜乐处始得。然天下事未有无因而幸获者也，不历深山、不探重渊而欲罗异珍、恣奇玩，我知其难也，矧性命至宝乎？孔子云发愤忘食、乐以忘忧，孔之愤兹，其所以为孔之乐也与。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，有道味而忘嗜欲，其所以为颜之乐也与。不愤不苦，悠悠荡荡闲过了日月，而妄希受用、骄语快活，是饱食终日，其与禽兽何异？愤矣苦矣，更有一字诀，在其诚乎！子舆氏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噫，尽之矣！

或欲入山，予曰：吾辈第一座名山曾寻觅否？或曰：未也。果安在？予曰：不在天之下、地之上，其在大学知止一节乎！或曰：何谓也？予曰：定则移易不得，静则纷扰不得，安则摇撼不得，虑则遮蔽不得，方寸耳，而天地万物皆备焉。所得不既多乎？好个地面尽堪栖息，好个光景尽堪把玩，从出父母胞胎来，目便会视，耳便会听，手便会持，足便会行，心便会思，那一件那一时不依靠他？后来成人长大，东奔西走，或在城市内热闹，或在庙堂峥嵘，把绝顶去处轻轻断送了，一时悔恨起来、愤励起来，寻个名师，取些好友，替我指点路径，我便孜孜皇皇，穷日之力，须索要到这里歇脚。自下以升高，自近以及远，拿住安身立命真种子，虽在纷华靡丽场中，漠然无所与。其高尚有如斯，彻上彻下，再隔他不住；亘古亘今，再崩他不了，岩岩乎大观也哉！吾子幸勿舍目前名胜，而贸贸迷途也！或曰：命之也，此山不在书本上，还在腔子里

。予曰：然。近有语云，心到静处是山林，正谓此也。

为盖世豪杰易，为谦心圣贤难。

不富不贵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；不道不德，难乎质于古之人矣。吾将违心易志，俛仰于今之世乎？抑将砥躬励行，黽勉乎古之人也！

智不足以周一身，力不足以谋一家，庸众也；智仅足以周一身，力仅足以谋一家，庸众也。然则求免于庸众果何道，而可大之济天下、小之济一邑？视乎分与量；用之利苍生，舍之利乡里，因乎势与时。

居则曰，我若当某时如何如何，我若当某事如何如何，旁观者不之许，则拂然怒矣。试放下未来，提起见在，何莫非吾时，何莫非吾事乎？千疮百孔，茫无下手处，骄语亦奚以为？

积金不如积粟，积粟不如积德。

先儒教人，不知几千万言，请以两言蔽之：顺理行将去，从天分付来。此做人十字诀也。做文者不知几千万言，请以两言蔽之：都是几个字，只要会安排。此做文十字诀也。俚而至，约而尽，知言哉！

做好人便是福，做不好人便是祸；干好事便是吉，干不好事便是凶。如此说来，纔无弊。若必逐人逐事责报应，恐天道有不灵时，而人反莫之信矣。

开国无以加于周，而曰忠厚；做人无以加于诸葛武侯，而曰谨慎。呜呼，传道守身之道，不能复赞一辞矣！或问守己，曰：不昧心。问接物，曰：不负心。请益，曰：读书穷理而已矣。

鲁论云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余下一转语云：古之学者为人，今之学者为己。

孟子云：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余下一转语云：求放心之道无他，学问而已矣。

独对时，须被服庄敬日强、安肆日偷二语；共对时，便理会语不妄发四字。

书无难易，无多少，不读则难则多，读则易则少。或读或不读，则虽则多；读之又读，则易则少。

吉凶决诸易，政事取诸书，性情陶诸诗，从违准诸礼，是非决诸春秋。

廉希宪孟子，胜赵普论语、胡广中庸多矣。

左氏传春秋，如隔靴搔痒，言之不轨于道也多矣。然其文严洁峻整，于以详二百四十年之行事，弗可废也。

有经斯有传，传者传也，发明经旨而传之天下来世者也。然以口传经，何若以身传经？以口传经，圣人之功臣也；以身传经，圣人之孝子也。不践厥孝，而思树厥功，传乎？不也。不读易而说道理，不读春秋而谈是非，直捕风捉

影耳。

闻人之誉而喜，喜则骄溢生；闻人之毁而怒，怒则报复起。凡心俗气，此内断无人品。闻人之誉而愧，愧则自强；闻人之毁而惧，惧则自反。平心直道，就中都是功夫。

人以恶言加我，我为弗闻也者而置之，人非而我是也。岂曰人胜而我负乎？若反之，则平分其过矣。

今有两人于此，其一人焉千金之资是拥，其一人焉一节之长足录，无不慕一节而羨千金。岂云有目者乎？

以言媚人，以貌媚人，以事媚人，以物媚人，以文章媚人，其媚一也。

尝试反观内省：做不好事固羞，做好事亦有时而羞；做不好事固怕，做好事亦有时而怕。羞做不好事，怕做不好事，是希圣贤的种子。这个念头，须扶助将来；羞做好事，怕做好事，是甘庸众的源头。这个念头，须扫除将去。

人之所喜我不喜，人之所怒我不怒，其庶矣乎。

以逢迎为谦光，以戆直为慢侮，以豪强为义气，以忍让为怯懦，以诈讹为聪敏，以长厚为糊涂，以雷同为亲爱，以慷慨为矫激，世俗之见大率然也。君子不可以无辨。

昔人云，乱臣贼子，只见君父有不是处。噫，危哉！然则忠臣孝子，只见自己有不是处而已。由此推之，妻子之不我若也，宗族之不我德也，交游之不我信也，乡里之不我服也，婢妾臧获之不我畏、不我怀也，是皆无道而处此也。假令有道处此，尔尔乎。书曰：至诚感神，矧兹有苗。有苗可感，奚有于同体，奚有于同气？故谓无不是的父母，可也；即谓无不是人，亦可。

汉武帝之父子，宋太宗之兄弟，宋仁宗之夫妇，读史者到今有遗憾焉。揆厥所自，是谁之过与？赵吕二公，恐当与江充同科矣。

商周间，赖伯夷叔齐两兄弟点缀一番；战国间，赖伍员申包胥两朋友点缀一番。不然，世界顽钝寂寥，吾不欲观之矣。

孔孟而后，周程而前，醇正不杂者，董子一人而已。韩昌黎、王河汾不及也。

王汝止梦里擎天门头传道，狂悖殊甚。既而游阳明之门，敛圭角，就夷坦，养粹气和，音咳指顾俱足令人意消。此与吕东莱少时饮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，及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，即涣然冰释。俱可谓善于变化气质矣。

坡公光明磊落，间世人杰。只是不认得伊川，可惜可恨。

坡公为疏论王介甫，一见范公祖禹疏，曰：经世之文也。遂毁其稿，而连名以进。此与张子之彻虎皮略同。儒者盛称子厚大勇，而不及子瞻，何与？

君骄臣谄坏社稷，富贵骄、贫贱谄坏风俗。治天下者，必去此二骄二谄。

卧龙子云：亲君子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远君子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至哉言乎！独有国之明训也哉！我辈做人亦然。

苏长公云：孔明出师二表，可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。余谓：骆宾王讨武氏一檄，又可与出师二表相为表里。盖武氏贯天达地之恶，举世莫可谁何，得此口诛笔伐，差堪吐气。而成败论人者，至以叛逆目之，冤矣。

王莽有子，秦桧无儿。

神武莫如操，谦恭莫如莽，机智莫如桧。试与较荣华、絜富贵，岂有加于三子者乎？而恶声秽德，直与天地无极，虽三尺童子知羞之。然则三子认错念头、行差路径，九泉之下当亦自悔其愚且拙也。

汉高祖谲而不正，宋艺祖正而不谲。

晁错父、严延年母，识见卓越略同。

君父之仇不共戴天，直也；兄弟之仇不共国，直也；交游之仇不反兵，直也；犯而不校，独非直也欤哉？直者，处之以公心，应之以坦衷，裁决于义道，而无所回屈之谓耳。学者不识直字，横逆之加，悻悻莫能堪，遂至争白黑、决雌雄，反借口于尼父之明训也。善读书固如是乎？

我辈有大忧，问舜；我辈有至乐，问颜子。

学者以私心好恶人，是莫大病痛。这个念头不除却，便不仁了，如何入道？

上陵下，安然受之，而不以为意，此天理人情之正也。即以施之平等罔不可者。昔人所谓德量、所谓长者之行，盖谓斯乎。若夫下陵上亦然，便成厥恶、养厥奸矣。乌可同日语哉！

见君子而不能爱之敬之、披以腹心，交君子而不能亲之厚之、结以骨肉，其人恶足以有为乎？噫，不特此也，即一念之善、一得之长，亦然。

尊师、取友，二之则不是。何也？师而不友，便与木偶共对一般，那讨洽处？友而不师，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。欲其进瞑眩之药、效他山之石，难矣哉。

宪也衣敝履穿，能俾端木氏之裘马爽然自失。然则端木非货殖，便当到颜子地位矣。货之累人甚矣哉！

我辈要奋励做古人，定被人嫉恶一番。嫉恶者，忌我之如此也。忌其如此，而遂不如此，是降心抑志以媚小人之口也，其可乎？则安得不栗栗危惧、懋勉以图令终乎？间有错误，又被人嗤笑一番，嗤笑者，幸我之如此也。幸其如此，而果如此，便非血性汉子矣。敢顷刻即安乎？则安得不汲汲愧悔、改过以图全美乎？

语云：至人无梦，愚人无梦。孔子不梦周公乎？高宗不梦帝赉良弼乎？彼

牧人者，众鱼旒旗，又胡为乎来哉？

无媚骨，无傲气。小人反是。

子产执政，舆人诵之，得力于乡校之讥评者居多。噫，非独执政然也，学者思出乎俗、入乎道，无所往而不为乡校焉。是者奉之，非者置之，其亦可以日进有功也夫。

好议论人长短是非，此今日膏肓之病也。若非抽胎换骨，猛力涤除，不独学问之玷、行谊之羞，且恐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

学者动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，予应之曰：自观人而言，三代以下，败名丧检、漠不顾忌者比比也。果知好名，定拣好题目去做，亦能进德修业，贤于不顾忌者远矣。此以恕道教人，广开为善之路也。若学者立心制行，须知好名之心是己也，要当好货好色等病痛一一驱除，纔会长进。不然，枝叶茂，本实拔矣。故曰：名者实之宾，务实所以修名也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，好名所以丧实也；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也。虽然，好名不可，避名亦不可。好名者妆点粉饰之谓也，避名者躲闪忌讳之谓也。范公不云乎：若避好名之嫌，则无为善之路矣。我做好事，只求人说好，此之谓失其本心；我不求人说好，便不好事，是自暴自弃也。二者病则一般。

语云：道高毁来，德修谤兴。此在旁观则可，若夫当局者不然。爽然内省，自怨自艾，曰毁来还是道不高，谤兴还是德不修。

高其声价以惊人，而不能深藏若虚，慢藏诲盗也。蔡邕之于董卓是也；美其辞以悦人，而不能大朴不雕，冶容诲淫也。扬雄之于王莽是也。

赖天之灵，知到六七分了，顾其行不一二分。头颅如许，若不万分努力，只怕一二分盪坏了。可畏哉！

士君子一言之不慎、一行之不立、一交一游一出的一处之不轨于正，皆足以蒙不义而犯大恶。故曰，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诛死之罪。一言不慎，齐陈乞之类是也；一行不立，郑公子归生之类是也；一交一游一出的一处不轨于正，西汉扬雄杜钦谷永、东汉蔡邕荀彧郭嘉之类是也。

晦庵论文，右曾子固左苏子瞻。噫，过矣！子瞻大将之登坛者也，子固偏裨耳，何敢与之较长短、竞胜负哉？

有春夏无秋冬，不成天地；有都俞无吁咈，不成君臣。

仰事俯育，不给予家，家之贫也；令闻广誉，不施于身，身之贫也；往古来今，不贮于心，心之贫也。家贫非耻，身贫乃耻；身贫非耻，心贫乃耻。或曰：心既富矣，是亦可以已乎？曰：未也。程子云，玩物丧志。

人不我谅，而嚶嚶求白焉，过矣。闲邪以懋厥德，积诚以动厥物，他非所知也。

我有恩于人，而惓惓望报，市井之心也；人有恩于我，而泄泄忘报，顽冥不灵甚矣。

处心积虑但知利人，不肯为己图便宜，君子也；处心积虑但知利己，不肯为人留地步，小人也。

忍有二，曰含忍，曰隐忍。含忍，心不可一刻无，无则较长絜短，骨肉间亦戈矛矣，况俦伍乎？隐忍，心不可一时有，有则尝试苟安，坠坑落堑而不自拔也，其终矣夫。

目今见古人少，或几几乎自信也，扬扬乎自负也；目今见古人多，则违心亏行之事层见迭出，不啻痼瘵之在身矣。呜呼，吾何日而可以不违吾心，而可以不亏吾行乎哉！

立心要富，非也；立心要贫，亦非也。各随其遇而已矣。贫而淡然无求于人，富而藹然能益于人，两者皆公行仁义。是故君子可以贫，可以富。小人反是。

有心而言，言之诈也；有心而听，听之诈也。以诈往，以诈来，相寻于诈，而未有已也。子輿氏所谓舐之类是也。君子不为舐，不容心。

首阳兄弟也，而以君臣着；桃园君臣也，而以兄弟传。从其所重也。

观人者大都以肝胆为主，生死存没不二其心，贵贱贫富不更其守，幽显久暂不移其志，此有肝瞻者之为也。不则，反而易心，因时趋利，背义忘恩，而弗之恤也。念人之寒如我露袒，念人之饥如我枵腹，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，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，念人之孤寡如我仳离，此有肝胆者之为也。不则，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自雄其贵，自神其智，自席其安，即艰苦颠连，满目而漠然不动其心。故曰观人者大都以肝胆为主。

上负君父，下负乡里，云如之何？显愧诗书，幽愧神鬼，云如之何？

申生之志可为舜，陈仲子之心可为伯夷叔齐，惟是烛理不明，而得与失遂分霄壤矣，惜哉！李纲之才德胜陈平，宗泽岳飞之才德胜周勃，惟是遭时不然，而成与败遂分霄壤矣。噫，古今来如此类者，何可更仆数也！

春秋化工也，非画笔也。后世即有能文之士，画笔耳，乌覩所谓化工乎？

管仲之生也，贤其死也。召忽之死也，贤其生也。此为公论，此为定案。胡氏谓尼父以管仲为佞义，以召忽为匹夫匹妇，自经于沟渎之谅。噫，过矣，尼父恕仲，当不苛忽也。

程子云：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我辈深思而熟玩之，与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说，毕括此矣。与浅人言，使为善者有所恃，而为恶者有所惧。其有稗于心术隐微之地，不既多乎？语上语下，都用得着。此程氏之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也。



汉高配吕后，扫兴实甚。楚霸王得虞姬，生色良多。

御龙子集中极力訾江陵，以风闻为实录，殊失公平。

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耻。吾不如一乡之人，吾耻之；既而不如一国之人，则又耻；既而不如天下之人，则又耻；既而不如千古之人，则又耻。嗟乎，吾耻之，吾耻之，曷其有极！

程传其至矣乎！说易者固有深于程传者矣，或失则凿；固有浅于程传者矣，或失则支。深而不凿，浅而不支，舍本义，其谁与归？

或曰：孔门不言静坐，至宋儒始言之。曰：居处恭，非静坐乎？静坐时，端其首，拱此心也；峙其背，直此心也；瞑目，视此心也；闭耳，听此心也；谨呼吸，息此心也；两手交，护此心也；两足交，据此心也。皆所以整齐严肃而求其放心也。如是而后可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，如是而后可养出端倪，如是而后称善学也。

孟子曰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愚则曰：人之患在耻为人弟子。

陈惕龙曰：朱子本义太浅略。非也，程传深矣，故本义以浅出之，若又加深焉，则涉于晦；程传详矣，故本义以略出之，若又加详焉，则涉于烦。浅以翼深，略以翼详，正善用易者也。

阳明先生倡良知之学，有功于学者甚大。但致知之说昉自孔子，良知之说昉自孟子，阳明于孔孟之说引而伸之足矣，而乃处处牵合到良知上，其痛快醒发处固多，其穿凿附会处亦不少矣。

学易者博以程传，约以本义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荀子曰：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。王子曰：昔人之尊信杨墨，犹今人之尊信晦翁也。其语有以异乎？欧阳子曰：圣人教人，性非所先。苏子曰：何时打破敬字。其语有以异乎？一则诬捏圣贤大功德，一则断灭圣贤真种子，以法律之，厥罪维均。

兴于书，立于春秋，成于易。

古之人格物而已，无所谓读书也。今之人，非读书则无由格物。古之人主敬而已，无所谓静坐也。今之人，非静坐则无由主敬。

以理学言之，颜曾思孟而后，毕竟以晦翁为第一人。若程明道程伊川，岂得过分优劣？然而集儒者大成，则有专属焉。以勋业言之，稷契周召而后，毕竟以孔明为第一人。若张子房郭子仪，岂得过分优劣？然而称儒者气象，则有专属焉。

朱子学似颜子而功过之，功似孟子而学过之，圣门之中行也。子静进取，其学其功当在子游子贡之间，岂能与曾子相颉颃乎？阳明之徒直以接孟氏，而朱子不与焉，噫，诬也甚矣。

海刚峯述阳明之言曰：今人尊信晦庵，犹昔人之尊信杨墨也。噫，此非阳明之言也。如其言，阳明不得入庙矣。

由存养言之，外之不能谨言，内之不能求放心。由应接言之，内之不能顺亲，外之不能信友。四病不除，终沦禽兽。

有两仪便须有六经，有六经便须有四书，有四书便须有集注，有四书集注便须有近思录，有近思录便须有小学。此皆与两仪相为终始，而不可一日无者也。其它史书不可不读，然纲领却在春秋；性理不可不读，然要约却在近思录。蔡虚斋云：欲为一世经纶手，须读数编紧要书。余继之云：欲承千圣绝学后，只读数编紧要书。若数书者，其尽之矣。

张子曰：春秋之书，在古无有，乃仲尼所自作，惟孟子能知之。噫，孟子而后知春秋者，程子而已；程子而后知春秋者，胡子而已。胡传行而三传废，制科家列学宫以之取士，几于家传而户诵矣，然其不知春秋也益甚。噫，胡子而后，知春秋者其谁哉？

吾道有三纵：尧舜时如日始旦，一纵也；孔孟时如日中天，二纵也；程朱时如日重明，三纵也。凡此三纵，皆天也，学道者不可以不知。

读近思录，其辞和以藹，其气粹以穆，其理明以备，跃然会心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

张子曰：春秋之书，非理明义精，殆未可学。此为二传未出之先言也。今既有胡传继程传而作，说的恁地分晓，岂必理明义精而后可学哉？读者但能信的过，觉的津津有味，则其人亦大段知义理矣。

纲目祖春秋，宪章史鉴，非理明义精，未易学也。

传习录病痛多，熟读近思录，当自见得。

定其心而后语，则无轻浮躁急之病。

做个君子定要吃亏，做个小人定要占便宜。吃亏的做了君子，却是便宜；便宜的做了小人，却是吃亏。如今涉世，或当局或旁观，却要分明此意。

范定兴勉无玷姚子曰：读不见书，作惊人语。余则曰：读共见书，作醒人语。小学近思录四书五经，非人所共见乎？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则为文人墨士而已。孔孟程朱，其语何坦易而明白也！

每思圣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语，增多少愧惭无已。就是先言其行而后从之也罢了，由今看来，却都是先言其行而不从之，愧惭当何如也。

对人而不审其言，出言而不审其心，非所以为学也。

今日治心且从梦寐治起，此处大段不清楚，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。

理学莫精于文清，而忠宪过之，盖才胜也。文章莫妙于文成，而忠宪过之，盖学胜也。

陈惕龙谓阳明为本朝第一人，又曰为第一才人，非第一学人也。然则第一学人，惟梁溪先生当之。

自古称中心悦而诚服者，莫如七十子之于孔子，至其所以悦所以服，余亦不得而知也。迩来得高子遗书，朝夕讽诵，吾悦之，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悦，但觉天下之赏心者，更无可以踰此也。吾服之，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，但觉天下之倾心者，更无可以踰此也。然后知七十子之服孔子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

二氏言静，吾儒亦言静，但二氏离动以为静，吾儒即动是静，故曰静而无静，动而无动，神也，非物也。二氏言无，吾儒亦言无，但二氏离有以为无，而吾儒则有若无，故有物有则之民彝，即无声无臭之天载，二之则不是。二氏言虚，吾儒亦言虚，但二氏离实以为虚，而吾儒则实若虚，故万物皆备之大用，即一物不容之本体，二之则不是。此毫厘千里之辨也。

伏羲之易，画也，文王象之。象者，断易之画也。然而进乎画之义也。文王之易，象也，周公爻之。爻者，效文之象也。然而进乎象之义也。至孔子十翼，所以翼画也，所以翼象也，所以翼爻也。然而三圣之义，于是乎始有着解处矣。高子曰：非孔子，而吾乌知易之所语何语哉！五经注于诸儒，易注于孔子，学易者明孔子之易，而易明矣。至哉言乎！此周易孔义之所以作也。余且从程传求之，以程传视孔翼，规模气象，固有大圣大贤之分。要之，程之义无一非孔之义也。高子曰：学易者，明孔子之易而易明。愚谓：学易者明程子之易，而孔易其庶乎。庶乎孔易义，则庶乎可与言易矣。

未闻道之先，不静坐不读书，便无入处，如何闻得道？既闻道之后，不静坐不读书，便无守法，如何算得闻道？

要做人，须是存心，心不存，则为庶民去之之人矣；要存心，须是读书。书不读，则心为莫知其乡之心矣；要读书须是静坐，不静坐，则其读书也为出口入耳云尔；要静坐须是无欲，欲不无，则其静坐也为形寂神驰云尔。然则做人者，当自无欲始。

吉凶不外乎善与恶，善者吉，恶者凶；善恶不外乎是与非，是者善，非者恶；是非不外乎义与利，义者是，利者非。此当随事随物而精察之。若念虑之萌，言论之法，事为之着，浑是义，而不染于利，则有是而无非矣。有是而无非，则有善而无恶矣；有善而无恶，则有吉而无凶矣。我辈所以事人者在此，所以事天者亦在此。

易曰趋吉避凶，盖言趋正避邪也。后人以为趋利避害，失之远矣。

文清曰：程朱所以接孔孟之传者，只是进修有序。象山直指本心，阳明首揭良知，皆以顿悟直捷为事，而不复斤斤进修之序，岂所语于孔孟之传哉？

虞廷十六字，吾道大开辟也，禹汤文武皆践履此十六字，而笔之为书，彰

彰可考也。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，谁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？若夫颜曾思孟，则又孔子之孝子，顺孙克家而纒其绪者也。故生孔子之后者，宜用守。元公太极图，吾道一大开辟也，洛中之二程、关中之张，皆践履此一图，而笔之为书，彰彰可考也。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，谁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？若夫江西余姚，则又朱子之敌国、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，故生朱子之后者，宜用攻。

由孔子而后千余年，大学中庸杂在戴记中，两论七篇混入子书内，学者但作文字观云尔。及二程出，然后汇辑订正，列为四书，朱子又纒承二程之志，一字一句示之指南，名曰集注，使天下万世资之如菽粟，一日不食则饥；资之如布帛，一日不衣则寒。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。非然者，虽有菽粟，与萑稗同，谁知其可食哉；虽有布帛，与芦苇同，谁知其可衣哉？今且人人食之、人人衣之，莫不从此求温饱矣。然在童子，不过资之以补诸生，在诸生不过资之以举孝廉，在孝廉不过资之以跻南宫。富贵之温饱，岂道德之温饱哉！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，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，惜哉，辜负圣贤矣！

文清谓尧舜为干道，禹为坤道，盖据书辞曰钦明、曰重华、曰祇承三言分之也。余意以尧舜言之，则尧为干舜为坤，及舜受尧禅，则舜又为干矣。大抵尧舜为干，禹为坤。及禹受舜禅，则禹又为干矣。大抵尧舜禹三圣皆合乾坤之道也，皆以自强不息之功而博施、厚德以载物。分干分坤，或恐未然。

尽性者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复性者斯可矣。复性者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知性者斯可矣。知性而后性乃可复也，复性而后性乃可尽也，岂曰绝无其人哉？聊勸已耳。

文清称真儒之不杂凡四：曰心，曰行实，曰事业，曰文词是也。愚谓行实事业文词，皆本于心，心不杂则满腔天理，浑然湛然发诸外者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，又何杂焉？

文清极力推韩子，窃意韩子光明俊伟，自是千四百年间一大人物。然以语于四者之不杂，则未也。唯是舍其瑕取其瑜，则圣贤豪杰两途当有各擅其长者。但圣贤分数少，豪杰分数多，使得游孔子之门，则圣贤分数浮于豪杰矣。韩子曰：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列。看他是何等抱负！释氏之徒以为师事大颠，谬诬甚矣。

孟子于陈仲子，略其小廉，责以大义。此春秋之法也。包则谓举世趋利若鹜有人焉，狷介清苦、不与世俗为缘，如凤凰之在鸡羣，此中流一柱也，曷可少乎？

不知其人视其友。其友而廉静勤慎也者，不问而知其为端人矣；其友而贪冒逸豫也者，不问而知其为匪人矣。

文清曰：为学至要当于妄念起处即遏绝之。正心之学，一言以蔽之矣。又曰：为学第一在变化气质。修身之学，一言以蔽之矣。

文清曰：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孔、颜曾思孟、周程张朱，正学也，不学此者即非正学也。余谓：不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，非正学也；即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，而不学周程张朱，亦非正学也。陆王一派，欲驾周程张朱而上之，正耶否耶？

文清曰：语理而遗物，语上而遗下，此以言乎释老之学也。若俗学，则语物而遗理，语下而遗上矣。

道学者，所以学为人也，举世骇之笑之，抑思人而不学道，可也；人而不学人，可乎？人而骇人之学，人笑人之学人也，是尚可以为人乎哉？

文清曰：作诗、作文、写字，皆非本领工夫。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。余谓：作诗务涵养性情，作文务根极性命，写字务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学，如此则诗也文也字也，皆在身心上用功，何必非本领工夫哉。文清曰：道从天出，是有本之学。余谓：道从心入，是有本之学。何也？心即天也。

文清曰：学者自幼便为谋利计功而学，宜其不足以入尧舜之道。夫谋利计功，盖指科举之学言也。今之学者，舍科举则无学矣。汝曹试思之，补诸生、荐贤书、成进士，与希贤希圣希天孰愈？三希道德也，一世而千秋；三途富贵也，岂特不可以千秋哉，并不可以一世矣。为吾子弟者，慎无役役功利，而自外尧舜之道哉！

得小学之旨，然后可以肆力于四书，未有不解小学而能读四书者也。不解小学而读四书，只是举业。得四书之旨，然后可以肆力于五经，未有不解四书而能读五经者也。不解四书而读五经，只是尘编。得五经之旨，然后可以肆力于诸史，未有不解五经而能读史者也。不解五经而读诸史，只是玩物丧志。

文清明朝第一人，得力全在读书一录。玩录中说读书处，津津有味。眼里看的、口里念的、心里想的、当身践履的，那一时一刻不凝注在书上？所以纔成了个大儒。我辈无先生万一之功，而欲几先生万一之业，其将能乎？

文清谓：读书须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，反复考验其理。此二句最宜详玩。何也？向事物上体贴而不考验身心，则涉于支离；考验身心事物而不反复以用其极，究归半上落下。此先生之言所以浑全无蔽也与。文清论为学于口耳文辞，谆谆致戒焉；窃谓学绝道丧，而后即求口耳文辞之士，岂易得乎？若遇其人，且相率而从事焉，俟口耳博洽文辞华赡，然后进求之，游泳乎其中，而神明乎其外，亦可以免于先生之戒矣。

文清曰：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，虽至鄙至陋处，皆当存谨畏之心，而不可忽。且如就枕时，手足不敢妄动，心不敢乱想，这便是睡时做工夫。以至

无时无事不然，此所谓敬以直内也。又曰：为学于应事接物处，尤当详审，每日不问大事小事，处置悉使合宜，积久则业广矣，此所谓义以方外也。程子曰：敬义夹持，直上达天德。自此无出两般工夫者矣。

古之学也道，今之学也艺。古之学也义，今之学也利。

古之学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。今之学者读书作文以求夫官，终身役役人爵，又乌知天爵为何物哉？

写字最可验心之存否，或差一字，或遗一字，或多一字，皆缘心不在而然。断断乎莫之或爽也。

志气昏惰，肢体放逸，只缘不敬。敬则诸病皆无。自而生矣，持己则敬与怠分，敬日新而怠日废也；接物则敬与慢分，敬日谦而慢日倨也。

文清曰：天地者吾之父母也，凡有所行知，顺吾父母之命而已，遑恤其它？余谓：父母者吾之天地也，凡有所行知，尽吾天地之性而已，遑恤其它？

文清曰：凡圣贤之书，皆先知先觉，觉后知后觉之言，读其书而无知觉，可乎？先生之意，盖谓读圣贤书，而徒为口耳词章之学与，冥然无知觉者等耳。

文清曰：读正书、明正理、亲正人、存正心、行正事，此五者缺一不可也。然而有其序焉，未有不读正书而能明正理者也，未有不明正理而能亲正人者也，未有不亲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，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。实实体验，当自见的。

文清曰：人之威仪，须臾不可不严整。盖有物有则也。然则耳不聪、目不明，是有耳目之物而无聪明之则矣；手不恭、足不重，是有手足之物而无恭重之则矣。以此推之，百体皆然。人之威仪，亦何可以不严整乎哉？

文清曰：万事敬则吉，怠则凶，此即敬胜怠者吉、怠胜敬者凶二语而约以出之也。又曰：节俭朴素，人之美德；奢侈华丽，人之大恶。此即俭者德之共、侈者恶之大二语而详以出之也。要其立言之旨，则无少异耳。我辈操心，其可以不趋吉避凶也与哉！我辈持己，其可以不崇德去恶也与哉！

文清曰：自顶以及踵，皆天之所与，但求顺天。余谓：自顶以及踵，皆亲之所与，但求不忝吾亲而已。自顶以及踵，皆君之所与，但求不负吾君而已。何也？亲也，君也，皆天也。

或谓诗不李杜，非诗之至也。余曰：孜孜然用力于三百焉，李杜咋舌矣。或谓文不苏韩，非文之至也。余曰：孜孜然用力于四子五经焉，苏韩阁笔矣。或谓字不锺王，非书之至也。余曰：孜孜然用力于程朱，即此是学焉，锺王束手矣。此吾所谓古今三绝也，异乎诗人文人及善书者所谓三绝矣。

诗必李杜乎？不李杜自有诗；文必苏韩乎？不苏韩自有文；书必锺王乎

？不锤王自有书。若夫学不可不程朱也，不程朱更无学矣。学程朱之学，则宜学程朱之诗，学之可以嗣响三百；学程朱之学，则宜学程朱之文，学之可以媲美六经；学程朱之学，则宜学程朱之书，学之可以缵千圣相传之敬，而点画皆心学矣，又何必李杜苏韩锤王哉？

文清曰：天道公而自然，不为何而春夏生物，不为何而秋冬成物，天其无为乎？又曰：人道公而自然，不为何而行仁义，不为何而行礼智，人其无为乎？余以为天道人道皆有为也，天何为哉？为人也。天不为人之性而赋命，则人类灭矣；人何为哉？为天也。人不为天而尽性，则天德亡矣。天人交相为以成其公，又何不自然之有？

为人谋而忠，智也；与朋友交而信，仁也；传而习，勇也。曾子三省，其即中庸之三达德乎。

文清曰：每顾遗体之重，未尝一日敢忘先人。窃尝三复斯言，谁非先人遗体，谁是一日可忘先人者？

文清曰：只顺理便是道。此以仁义礼智浑言也。详言之，只守理便是仁，合理便是义，循理便是礼，明理便是智。总之，则一顺理而已，是仁义礼智便是道也。

文清曰：矫轻警惰，只当于心志言动上用功。心志言动是四件功夫，每日省察心如何存、志如何立、出何言语、作何举动，件件都求过得去，斯可免于轻与惰矣。

易曰洗心，书曰制心，诗云小心，孔曰正心，孟曰存心、曰养心，圣贤之书勤勤恳恳，皆以保护此心也。心之所以不能保护者，岂有他哉？私欲害之耳！降伏私欲，使不得干吾灵府，曰制心。然非翼翼然以上帝为鉴临，心其可得而制乎？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，制其心所以洗之也，洗其心所以存之也，存其心所以养之也，养其心所以正之也。心至正，则惟精惟一，直与上帝合符矣。

心之变幻虽多端，大约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。为天理之心则高峻，为人欲之心则卑陋；为天理之心则广大，为人欲之心则狭小；为天理之心则光明，为人欲之心则暗昧；为天理之心则洁净，为人欲之心则污秽；为天理之心则端正，为人欲之心则邪僻；为天理之心则专一，为人欲之心则杂扰；为天理之心则宽厚，为人欲之心则刻薄；为天理之心则细密，为人欲之心则粗疏；为天理之心则深沈，为人欲之心则浅露；为天理之心则公平，为人欲之心则偏私；为天理之心则坦易，为人欲之心则艰险；为天理之心则舒缓，为人欲之心则急躁；为天理之心则谦和，为人欲之心则倨侮；为天理之心则退让，为人欲之心则矜伐。凡此数者，出于此则入乎彼，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，不可不察也。

道者，仁义礼智之纲也，仁义礼智道之目也。

文清曰：仁义礼智之性有未尽，即拂乎天命，而自绝于天矣，可畏哉。

文清曰：荡涤私邪、存养心性、端谨容节，三者虽并言之，要以荡涤私邪为主。盖荡涤私邪，然后心性可得而存养，容节可得而端谨也。

文清曰：常主静，物来应之。所谓役物而不役于物也。

文清曰：荡涤无一毫之私累，正易所谓洗心也。

文成之才大于文清，文清之学正于文成。尚论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，而掩其学之正也。

阳明之徒推道学，首白沙，而不及文清，盖自为地也。

大道流行，有一息间断，便不成造化；人道迈往，有一息间断，便不成性学。

大道所以无间断，以其有元亨利贞四德也；人道所以无懈弛，以其有仁义礼智四德也。圣人法天而立道，岂非法天之元亨利贞，而以仁义礼智立之哉？学道者求天人合德焉，可矣。

天有元亨利贞，我有仁义礼智；天有日月星辰，我有耳目手足；天有风云雷雨，我有喜怒哀乐。吾何欢乎哉！

孟子曰：行之而不着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以叹学之不讲、贸贸迷途者然也。余则曰：着之而不行焉，察矣而不习焉，终身知之而不由道者，众也。以叹学之徒讲、役役空文者然也。孟子叹人，余自叹也。

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，此三者学人之通病也，余则不戒正、助，而独戒忘，何也？正助俱勿忘以后事，心既忘矣，又何有于正，又何有于助长？是故集义之事，必以勿忘为主。曰勿忘，便有疾徐中节之意，而可以免于正助矣。先正云：昼观诸妻子，夜观诸梦寐，两者无愧，始可以言学。余谓：妻子工夫，须从言语做起，每日称引圣贤，莫杂以闲言妄语，则不愧妻子矣；梦寐工夫，全从思虑做起，每夜寤寐圣贤，而不杂以闲思妄想，则不愧梦寐矣。学道者何可以不从事于斯也！

为学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。三重者何？慎言语、肃威仪、正思虑是也。坐卧问心焉，行住问心焉，饮食问心焉。语默问心，寤寐问心焉，一不问则背而驰，莫知所之矣。

张子曰：天体物而不可遗，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。学者以天为体，则无遗物，而万物各得其所矣。以仁为体，则无遗事，而万事各得其宜矣。

文清曰：中夜思千古圣人之心，惟是诚而已矣。我辈所以学圣人而未能者，只是不诚。



至诚者，圣人也；思诚者，贤人也。不诚只是庸众。

朱子曰：至精之理，于至粗之物上见。窃意理曰至精，形而上之道也；物曰至粗，形而下之器也。理从物上见，道从器上见。朱子之言，盖本孔子也。

文清之学，得力在一性字。梁溪亦然。

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此之谓不言而忠信者，然后言忠信矣；此之谓不行而笃敬者，然后行笃敬矣。故曰夫然后行。若徒在言时求忠信，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；若徒在行时求笃敬，恐其敬也有未必笃者矣。其何以行之哉？

天下无理外之物，天下无性外之理，天下无心外之性。心存则性复矣，性复而理得矣，理得而天地万物一以贯之矣。

物必有当然处，谓之理。以其为人所共由，谓之道。道与理，只是一个同体而异名也。今与人言理，即庸众者习而安之。若与人言道，虽高明者骇而走焉。何惑之甚也！

有一个物，即有一个物的来历，便是理。遇一个物，须审那一物的来历，便是穷理。穷理者，格物也。

文清曰：于圣人言理处，当各随其旨而知其所以异。言一本万殊也。又曰：当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。言万殊一本也。

知止之所在而坚守勿失，为知。此即知行合一之学。

作事不合宜，便有惻然不安之心，仁也。不安其不合宜者，而安其合宜者，义亦在其中矣。

文清曰：时中似义字。余谓：无我似仁字。

有形有象者，物也，不亦显乎？无声无臭者，理也，不亦微乎？即显即微，有间乎，无间乎？寂然不动者，体也，而用具焉；感而遂通者，用也，而体行焉。即体即用，一源乎，不一源乎？程子曰：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非义精仁熟者不能为是语也。无物不有，纯备之体也，反之吾身却有物不有，其何以言体？无时不然，流行之用也，反之吾身却有时不然，其何以言用？体用两亏，枉却天命之性矣。

曹月川曰：颜子之乐，颜子之仁也。以其三月不违仁知之。余意颜子之乐，颜子之礼也，以其非礼勿视听言动知之也。非礼勿视听言动，则视听言动皆礼，仰不愧、俯不怍，心广而体胖，乐在其中矣。然则克己复礼，乐之工夫；乐者，克己复礼之受用也。克己复礼为仁，谓颜子之乐，即颜子之仁，亦可矣。

为子不能尽子道，为臣不能尽臣道，为父不能尽父道，为夫不能尽夫道，吾何以立于世哉？

文清曰：人见天气清明，则心意舒畅；天气阴晦，则心意黯惨。亦可以见好善恶之一端。余谓：阳不必皆善，阴不必皆恶，要在人有以调剂之。

文清曰：忠信积久，而后效见。吾人一念忠信，遂欲责效，不亦惑乎？

文清曰：知道则自简。包曰：知道则自静。

文清曰：静可以制动。包曰：简可以御烦。

文清曰：愈日新，愈日高。包曰：愈日强，愈日明。

文清曰：无行可悔，则德进矣。包曰：悔而能改，则德进矣。易曰震无咎者，存乎悔。

文清曰：万物犹可以力为，只此理非力所及。余意未必然。朱子言穷理之功，而要以一言，曰至于用力之久。夫用力所以穷理也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理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若之何不可几及也。虽善，其至于理尔力也，其中乎理非尔力也。以言乎其中之者，即谓此理非力所及，亦可矣。一本耳，而千态万状，生生不穷者，万殊也。万殊耳，而函阴负阳，个个還元者，一本也。

文清曰：不敢有邪心，渐进于诚。包曰：不敢有伪心，渐进于正。

非礼勿视听言动，颜子学圣人之四目也。包不自揣，益一目曰：非礼勿思。

。

吾性本善，吾习得无有不善者与。日日省察，所习不慎则所性不存矣，所性不存是违命也，违命是逆天也，逆天之人，天其我容乎？天命之谓性，是我身上第一件事，念之哉！天地之道健顺而已，不健不顺，成不得乾坤。生人之道忠孝而已，不忠不孝，成不得世界。

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得力在不见上。虽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得力直在心上矣。见可欲而不乱之心，与不见可欲而不乱之心，有以异乎，无以异乎？

仁者见天地之心，乃可以济天下之难；智者合日月之明，乃可以辨天下之惑；勇者象风雷之震，乃可以除天下之患。

存心之谓仁，利物之谓义，居敬之谓礼，穷理之谓智，立诚之谓信。逐日省察五者，缺其一则人道亏矣。不存心则放，不利物则刻，不居敬则慢，不穷理则蔽，不立诚则诈。五善去而五恶随之，可不慎与！

耳目口鼻四肢百骸，皆形也，而仁义礼智信之性已该载于其中矣。尽仁义礼智信之性，然后可以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，即物即则，即器即道也。二之则不是。

日来觉得心性工夫，其要只在养气。气不调摄，则志意懈怠、言语粗疏、举动躁妄，无一而可。今而后，昼夜间须兢兢提调之。

今日出门，又妄发数语，可恨可羞。

四子书，天下所家传而户诵也。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。知其意则希贤希圣

希天，取诸此而足也；知其意则出世经世传世，取诸此而足也。小学所以培其根也，五经所以植其干也，近思录所以发其英华，而廿一史所以畅茂其枝叶也。凡古今所垂诸简册者，皆可以此书贯通而汇归之也。故曰四书不可一日不读。

浮屠老聃，其学亦云精矣，彼亦何尝不言仁义礼智且信也？然而未得其道者，以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有缺典故也，所以谓之异端。汉祖唐宗，其治亦云伟矣，彼亦何尝不行仁义礼智且信也？然而未得其道者，以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有惭德故也，所以谓之杂霸。文清曰：三纲五常为学为治之本。余谓：三纲又五常之本也。

视听言动发而皆中节，谓之礼；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，谓之乐。礼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乐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立天下之大本、行天下之达道，则一身与天地同节，一心与天地同和矣。是故三代以前礼乐之制作在唐虞殷周，三代以后礼乐之制作在邹鲁洛闽。

涇阳先生微有驳杂，而大段则痛快之极。少墟先生微有沾滞，而大段则醇正之极。若夫极其痛快而无少驳杂、极其醇正而无少沾滞，其惟景逸先生乎！

孔子之道，天下万世所共由也，使非颜会思孟羽翼于前，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？使非周程张朱表章于后，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？然则孔子之道，得此九人者而后晓然于天下万世。若曰吾自有快捷方式，而不必于周程张朱也，吾不知周程张朱而外，岂别有所谓颜曾思孟乎？吾不知颜曾思孟而外，岂别有所谓孔子乎？入手一差，到底无得手处。学者慎之！

焦弱侯以程朱为保残守陋，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，六经四子也。六经四子残耶陋耶？充其意，不残不陋，必如佛老之虚无而后可。

赵普吕夷简，功成勋立，名垂史册。予独曰之为小人，诛其心也。李固杜乔，身死家灭，祸流宗社，而予独推之为君子，矜其志也。

少陵诗云：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此语与韩退之叹一饱之无时句正同。嗟乎，杜圣于诗，韩圣于文，皆读书破万卷者，而辞气萎卑如此，病坐不知学耳。甚矣，学之不可以已也！

少陵诗云：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醇。此诗最占地步。及闻其所以致此者，则扬雄之赋、子建之诗、李邕王翰之比邻而已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子舆氏所谓缘木求鱼者，非欤？苏长公长于五经，煞有功夫，亦有见地，文章诸大家皆不及也，只是大段穿凿且纤巧耳。使当年北面伊川，如杨龟山游定夫诸公，所造皆过之矣。

读易而不知程传之妙，不可以言易。读春秋而不知胡传之妙，不可以言春秋。犹之读四书而不知集注之妙，不可以言四书也。

吕泾野崇奉二程书，必冠带读之，可谓深知程子矣。乃于朱子独不然，拟之横渠而以为未也，拟之和靖而以为未也，岂不诬甚矣乎？知程而不知朱，吾不谓之知程也。顾泾阳乃弟在仪部时，拟疏请朱子配享孔子，可谓深知朱子矣，乃于程子独不然，援濂溪为例而不得也，援文中子为例而亦不得也，岂不诬甚矣乎？知朱而不知程，吾不谓之知朱也。

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自有孔子以来，未有四书也。自有四书以来，未有集注也。天下后世知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矣，而不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。即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矣，而不知集注为生民未有之注也。至矣哉，不悟四书之妙，不可与言集注；不悟集注之妙，亦不可与言四书。吾惟终身服膺焉而已矣！